



裴多菲诗选

下 卷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裴多菲诗选

兴 万 生 译

下 卷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PETŐFI SÁNDOR ÖSSZES MŰVEI

本书根据 Akadémiai Kiadó, Budapest, 1951 年版译出

裴多菲诗选

下 卷

(匈)裴多菲 著

兴万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3 字数 135,000

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500 册

书号：10188·237 定价：(六)0.77 元



裴多菲纪念像

胡萨尔·阿道尔夫作

JÁNOS VITÉZ.
Irta
PETŐFI SÁNDOR.

Ára 12 kr. p.p.



《雅诺什勇士》原著封面

目 录

雅诺什勇士.....	1
使徒.....	81

雅 诺 什 勇 士

第 一 章

夏天，赤日炎炎，从那高天之顶，
热辣辣地照耀着村头的牧羊人。
即使没有盛夏的炽热的太阳，
牧羊人的心里已经很温暖。

青年的心里燃烧着爱情的火焰，
他就这样在村子的尽头牧羊。
在草丛中间，一大群羊吃草，
他把大衣摊开，在地上躺着。

他周围的野花，象大海的碧波，
可是，他没有心思欣赏那花朵；
距他一石之遥^① 有条小河流淌，
他目不转睛地向那河上窥探。

① 这是匈牙利及其他外国语言中的习用语。所谓“一石之遥”，就是一般人抛掷石块所甩出的距离，大约为三十至四十米远。

他注视的不是闪光的波澜，
而是河里的一位金发姑娘；
她苗条的身子向水面弯下，
还有那丰满的胸膛、长长的金发。

那姑娘把裙子齐膝卷起，
在清凉的小河里忙着洗衣；
两个洁白的膝盖露出水面，
杨奇见了，止不住震颤的心弦。

草地上躺着的牧羊人是谁呢？
不是别人，正是库克力查·杨奇，
在小河里洗衣的姑娘是谁？
伊露斯卡！杨奇心头的宝贝！

库克力查·杨奇对她这样讲：
“我心头的宝贝，可爱的姑娘！
向这里看吧，在世界上，
只有你是我唯一快乐的源泉。

“把你蓝色的目光向我投来，
来吧，让我拥抱你，我的爱！
登上岸吧，哪怕是片刻时间，
让我的吻就在你的唇间熔炼。”

“要知道，杨奇，我很想上岸，
假如我洗衣的活不是这样忙，
我得快洗，不然要遭严厉打骂，
我亲娘死了，现在是靠着后妈。”

美丽的金发姑娘刚把话说完，
就低下头，匆忙地洗着衣裳。
可是，那牧人从草地上站起，
说些诱惑的话，又向她走去：

“来吧，我的鸽子！我的斑鸠鸟，
让我们亲吻，让我们热烈拥抱，
再说你的后母也不在我们身旁，
别让你的情人急得昏迷地倒在地上。”

他用甜言蜜语把姑娘引到河岸边，
双手紧紧地搂在她的腰间，
吻着她的嘴，不止百次、千次……
究竟吻了多少次？那只有天知。

第 二 章

时光毫不容情地迅速向前，
晚霞已经染红了河水的漪涟。

她那可恶的后母气势汹汹：

“哪里去了？坏丫头，你败坏门风！”

狠毒的后母心里怀着歹意，

嘟囔着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语：

（她咧着嘴，不怀好意！）

“看她干什么？她偷懒，有她瞧的！”

伊露斯卡，真倒霉，你可怜的孤儿，

狂暴的后母已在你身后出现，

张大的嘴，扩大的肺，急促的喊声，

把一对青年从爱的梦中唤醒：

“卑劣的精灵，你多么下贱！

竟敢干出世间最淫荡的勾当？

你鬼混时间，竟敢冒犯上帝……

瞧吧，魔鬼要把你拖进地狱——”

“够了，听见没有？你骂个没完？

闭上嘴！不然我就把你的嘴粘上。

你敢再骂一句我的伊露斯卡，

我就把你剩余的牙齿全部敲下。”

勇敢的牧人为了保护吓得发抖的情人，

他就用恫吓向老巫婆连声示警，

用凶狠的目光瞪着老巫婆，
又在话的末尾对她这样说：

“你再虐待她，和从前一样，
我就放火烧掉你的破草房。
她一天到晚干活，受尽折磨，
除了干面包，她还能吃到什么！”

“伊露斯卡！有事要对我说，
受虐待时，你就来告诉我。——
老巫婆！你无权管束这姑娘，
你道德败坏，还谈什么榜样。”

库克力查·杨奇把大衣披在身上，
迈着飞快的脚步去寻找他的羊；
无限的恐惧统治着他的思想，
在哪里？也许只剩下一两只羊。

第 三 章

这时候，太阳已接触到地面，
杨奇只找到剩下的半数的羊；
他不知道那一半羊跑向何处，
被贼偷了，还是被狼叼去？

不管在哪里，反正已经完蛋，
悲伤，寻觅……一切都是枉然。
如今怎么办呢？最后他决定：
回家吧，赶着剩下的羊群。

“杨奇，你完了，你大祸临头！”
他走着，垂头丧气地边想边走：
“我的主人反正不给我好的命运，
丢了羊，这是上帝早已注定。”

他只是忧虑，别的想不出来，
因为这时羊群已来到大门外。
暴躁的主人就在大门旁一站，
按习惯把进圈的羊数来清点。

“主人，羊的头数您不必清点！
还用说，羊群不是少了一大半？”
库克力查·杨奇说了这样的话：
“我懊悔，悲伤……又有什么办法！”

他的主人不停地大吐恶言，
捻了捻胡子，唾沫从嘴里飞溅：
“杨奇，别装傻，开玩笑的话少说，
你干得好好儿的，别惹我发火！”

原来杨奇根本不是开什么玩笑，
主人弄清楚后，气得几乎昏倒；
主人大声吼叫着，怒火万丈：
“拿铁叉来，把他的身子刺穿！”

“噯唷！强盗，你该受绞刑！
让乌鸦啄掉你的两只眼睛！……
这是我培育你应得的报应？
你永远逃不脱刽子手的绞绳。

“我不愿再见到你，你给我滚！”
主人吐出狂言恶语，十分凶狠；
他突然抓起身边的硬木秤杆，
举得很高，在杨奇身后追赶。

库克力查·杨奇向远方逃去，
但他并不是由于对主人的畏惧；
他力大无穷，可抵御二十个青年，
尽管他尚未经历二十个冬天。

他逃了，他已经清楚地看见，
主人怒不可遏，也是理所当然；
假如动起武来，怎能打那主人？
培育他成长，等于他半个父亲。

他跑着，直到主人喘不过气，
他才放慢脚步停下，向前面走去；
向右，向左……他定不下方向，
此刻他的头脑里是一片混乱。

第 四 章

平静的河水变成一块明镜，
河底下闪烁着千万颗星辰：
杨奇来到了伊露斯卡的园庭，
怎样来的？他自己也弄不清。

杨奇停下了，取出他心爱的牧笛，
他开始吹起最凄凉的歌曲；
露珠撒向树枝，撒向草坪，
它们流自同情的星星的眼睛。

伊露斯卡睡着了。她睡在前廊，
睡在盛夏季节惯于休息的地方。
她在床上听见了这熟悉的笛音，
就跳下床，急忙迎接她的情人。

她见到杨奇，使她大吃一惊，
连忙询问杨奇遭逢了什么不幸：

“杨奇，怎么啦？你脸色发黄，
好象凄凉的夜里不圆的月亮？”

“伊露斯卡！我的脸色怎能不发黄，
我也许最后一次，看见你的容颜……”
“杨奇，你的样子看来真是吓人，
为了上帝，你要说出实况真情！”

“最后一次见你，我心灵的春天！
我的牧笛也最后一次奏出哀怨，
最后一次拥抱，最后一次亲吻，
我要离去了，登上遥远的旅程！”

杨奇说完自己不幸的经历，
就扑到哀哭的姑娘的怀抱里，
他拥抱她，却把脸转向一旁，
不让姑娘看见他的眼泪流淌。

“啊，伊露斯卡，我的玫瑰花！
要分别了，愿你常常记起我吧。
当你看见枯枝败叶被大风吹落，
要记起你的情人在异乡奔波。”

“杨奇，我的心灵，去吧，倘若必须分离，
祝你一路平安，愿上帝保佑你。